

書叢小通三
選品小家作女代現

集二第

著等漪綠蘇

局書通三海上

1042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第二集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印刷者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東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往事	一
山中雜記	一一
我的嗜好	一八
釣魚	二〇
病中	二八
愛晚亭	三四
狂風暴雨之夜	三九
社戲	四六

老婆婆	五〇
鄰屋	六一
於海濱	七〇
我的立體像	七五
金色的戀思	八二
瑣屑的思想	八八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 第二集

往事

謝冰心

一

「只是等着，等着，母親還回來呵！」

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說，「瑩哥兒！不要儘着問我，你自己上樓去，在欄邊望一望，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母親便快來了。」

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黑暗中上了樓——望着，望着，無有消息。

繞過那邊欄旁，正對着深黑的大海，和閃爍的燈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時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數着燈光明滅

的數兒，數到第十八次。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

「人生，燈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生命之燈燃着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

二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次擱筆。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為止，聯想至何處爲極。

我們說到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傑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

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傑道：「她駕着風車，狂飆疾轉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舟。下雨的時候，便是憂愁了，落淚了，大地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

傑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柔溫而沉靜，傑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

了，海是神祕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

三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縱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沉沉的侵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這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的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的時候，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

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的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這時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四

今夜林中月下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艷，却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攪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

；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踏月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病中欹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圍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衾裯，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萬緣俱斷，有如水的客愁，有如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激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這些思

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頽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的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刹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